

<<下落不明的生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下落不明的生活>>

13位ISBN编号：9787536053847

10位ISBN编号：7536053843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花城出版社

作者：塞壬

页数：19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下落不明的生活>>

前言

大地养育生命，也养育了文学。

文学与大地的联系，可以从先民的关于劳动、游戏、节庆和祭神活动的文字记载中看出来。

其中，生命直觉，生命力，生命状态的表现特别生动而鲜明。

后来，文学几乎为官方和专业文人所垄断。

当文学被供进廊庙和象牙之塔以后，生存意识日渐淡薄，人生中的辛劳、挣扎、抵抗、忍耐与坚持不见了，多出了瞒和骗，为生存的紧迫性所激发的喜怒哀乐，也被有闲阶级的嬉玩，或无动于衷的技巧处理所代替。

文学的根系一旦遭到破坏，枝叶枯萎，花果凋零是必然的事。

写作的专业化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但也因此产生了异化。

要使文学保持活力，除非作家在与大地的联系方面获得高度的自觉。

文学革命往往发生在社会的转型期，不是没有因由的。

由于周围的梗阻和痛楚加剧，对于作家来说，不可能不构成某种压力和刺激，为此，他们真切地感知到了大地的存在。

这时的文学，是富于生活实感的文学，是郁勃的文学，突围的文学，力的文学。

可是，当社会变动渐渐趋于平复时，寄生的、浮靡的、伶俐乖巧的作家就又随之滋生繁衍起来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

就是部分蜕去意识形态的硬壳，而重返大地之上。

至八十年代中期，无论韵文或散文，几乎同时开始了新的畸变。

文体的细化，对于文学创作实践来说，本来便没有什么好处。

就以散文论，粗分是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倘从后者特意划出“艺术散文”或“美文”之类加以培植，难免流于狭窄和荏弱，全然不见自由的大精神。

有人标榜所谓“大散文”，恰恰不是从精神的要求出发，惟是依赖题材，有一类“文化散文”，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这类散文，缀连文史掌故，发掘废墟故址，把时空距离尽量拉大，在“陌生化”的途中，变着戏法贩卖陈腐的帝王思想和臣仆思想(在这方面，尤以电影电视界为甚)。

还有描叙不同地域不同民俗者，食也文化，色也文化，实际上与消费主义时尚合流。

此外，就是追求形式上的“大”，篇幅冗长，结构庞杂，文风铺张夸诞。

总之，“大散文”的病根，盖在于脱离大地，脱离底层，脱离实际生活，以致失去痛觉。

本丛书所编为非虚构散文，广义的散文，不拘记叙、抒情、议论，不限文章、日记、书信，重要的是同大地的关联。

这其中，有泥土的沉重、朴实、芳香与苦涩，有水的柔润，也有干旱及焦渴。

地丁是一种野草，地丁是“地之子”，开紫花者为紫花地丁。

紫色，是血的深红外加了幽黯的颜色，可以看作是一种身份或品质。

紫花地丁原产中国，具本土性，民间性，全草入药，是古来草野小民常用的疗治诸疮肿痛良药。

矜贵的君子固然大可以卑贱视之，但似乎这也并不怎么妨碍它的生长，自然也不妨碍对它的利用。

这里拿来做丛书的名目，用意在于强调它的野性，与大地的联系；究其本义，简括一点说，也就是为人生罢。

是为序。

<<下落不明的生活>>

内容概要

本丛书所编为非虚构散文，广义的散文，不拘记叙、抒情、议论，不限文章、日记、书信，重要的是同大地的关联。

这其中，有泥土的沉重、朴实、芳香与苦涩，有水的柔润，也有干旱及焦渴。

地丁是一种野草，地丁是“地之子”，开紫花者为紫花地丁。

紫色，是血的深红外加了幽黯的颜色，可以看作是一种身份或品质。

紫花地丁原产中国，具本土性，民间性，全草入药，是古来草野小民常用的疗治诸疮肿痛良药。

矜贵的君子固然大可以卑贱视之，但乎这也并不怎么妨碍它的生长，自然也不妨碍对它的利用。

这里拿来作丛书的名目，用意在于强调它的野性，与大地的联系；究其本义，简括一点说，也就是为人生罢。

<<下落不明的生活>>

作者简介

塞壬，原名黄红艳，湖北人，现居广东东莞。
2004年开始散文写作，《人民文学》专栏作家，作品入选各类年度选本。

<<下落不明的生活>>

书籍目录

序《紫地丁文丛》第一辑：下落不明的生活 下落不明的生活 南方没有四季 南方的睡眠 月末的广深线 夜晚的病 一个人的房间 声嚣 在镇里飞 漂泊、爱情及其他第二辑：隐秘的汇合 隐秘的汇合 耳光 2004，务虚者的水贝 别人的副刊 说吧，珠宝第三辑：转身 转身 沉默，坚硬，还有悲伤 晃第四辑：暗处行走的水 暗处行走的水 爱着你的苦难 游戏 我一直怜悯地注视着他，直到眼眶贮满泪水…… 饺子，饺子 谁见过我的中秋节 与我合租的两个女孩 猴子 照相 蹲着的天堂第五辑：给塞王，给朋友 “它只跟诗歌有关！” 假想的反方 2004，贴着皮肤的表达 为自己而写后记

<<下落不明的生活>>

章节摘录

第一辑 下落不明的生活 下落不明的生活 我时常在某一时刻中突然停顿。就像现在。

我开始审视自己，审视刚刚所想、所做的一切：明天，我又将去另一个城市。

我对自己充满疑惑，像是凝视一个异类。

是的，我急切地想为自己冠以一种意义。

五年来，我游荡在南方，漂泊，不断地迁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那一段时光过渡到这一段时光，而后来的一段时光我将会在哪里，谁也不知道。

一种来历不明的生活，一种惯常遭遇陌生气息的生活，这种陌生，是一种真切的隔离，它永远地没有彼岸。

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很多人对我生活的羡慕，他们带着一种花花公子的微笑：“哦，流浪，你是说流浪是吗？”

这太浪漫了，充满着奇遇和激情对吗？

”疲惫再一次袭过来，睡意，在门背后，来不及脱下长统靴，我就佝偻着身子弯下来。

行李，是一个伤感的名词。

它意味着告别和离开，意味着一个事件的终结，而另一种未知的开始。

被子，衣物都折叠好，平整地放进两个行李箱。

无须为了出行而特别地去将它们洗干净，我喜欢它们有点脏，有点暧昧的那种气息。

那个蓝色的窗帘就不要了吧，它褪色得厉害，变成了一种暗暗的灰白。

信用卡、首饰，爱人的礼物则塞在行李箱内侧的暗袋里，我唯一的可以放宝贝的地方，一放进去，心就踏实了。

日用品、化妆品、书刊杂志我放进双肩带的旅行袋里，记得要把口红拿出来随身携带，书，我还是扔了很多，每一次收拾行李，我都感叹，其实我是一个多么不爱书的人。

三件，我所有的家当，它们孤独地摆在房中间，竟散发出一种单薄、孱弱的气味。

照见了那个人，薄薄的命运。

再没有比行李更加相依为命的东西了。

它是灵魂的拖影。

我的猫跑了，它准时地跑了。

就在前几天。

它一定是闻到了那种气味。

去旧货市场卖掉床、木沙发、电脑桌、写字台、茶几、椅子、电视、还有炉具和炊具，包括塑料桶、咖啡壶和长颈花瓶以及一盆仙人球。

就这几样，它们清澈如水，照见我简单、干净的生活，甚至是细节，它们都纤毫毕现。

它们摊放在旧货店门口，但眼睛依然看着我，很怨毒地。

我立即把脸别过去，但还是能感觉到那锥人的芒刺。

卖旧货的地方总是很阴暗，有股受潮的霉味，它们是从里屋的旧床板、破沙发的腿、倾斜并满是灰尘的旧梳妆台的抽屉散发出来的，老板一律长着一双鹰一般的精亮眼睛，它能一下子看到我的内心：这些我是必卖无疑的。

以低得出奇的价格收走了我的东西，递过来一叠旧而脏的纸钞。

他们一宗一宗地把它们搬到那发霉的里屋，我感到它们投向我的最后的凶狠一瞥细瘦下去，然后沉在无边的阴暗里。

卖了这么多次，为什么每一次都一模一样？

我还得打一个长途电话，电脑，要先托运到我要去的地方，打给那个地方的朋友，叫他替我签收。

一直以来，我是一个没有地址的人。

太多的信函被退回到邮寄者的手中，当我辗转收到邮件，我看到邮件左上侧粘贴着小纸条，查无此人那一栏中，用圆珠笔打着一个勾勾。

<<下落不明的生活>>

查无此人，这不祥的气息暗合着我下落不明的宿命。

我记不清到底用了多少手机号，移动的、联通的，动感地带、神州行、全球通、大众卡、如意卡、南粤卡，谁是从头到尾地了解我手机号变更的人呢？

我最亲的人，老父亲，五年了，他满头白发了吧？

我如此频繁地变更，他为此担了多少心？

每一次变更，我真是害怕告诉他。

还有我唯一的爱人，他的手机卡不断地变化着那个女人的号码，生活的艰难，他为我在暗地里做了多少次祈祷？

担心着我是不是又瘦了？

再看看那些花花绿绿的信用卡，它们真好看，建行的、农行的、工行的、交行的、招行的、光大银行的、商业银行的，农村信合的，它们来自南方各个城市，来自某段事件的细节，我无法一一记起。

当我面对它们，这忠实的目击者，这隐秘但又灼灼发光的东西，立即呈现出过往经历的痕迹：每一笔钱的由来，清晰，不忍细辩。

去客户那里收款；向朋友借钱垫费用；艰难的报销；转账。

。
。
。
。
。
。

这里边有多少不忍再提的辛酸！

几百块、一千块，两千块，拿在手里，它们那么重，仿佛凝聚着我全身的力量。

我总是一拿到钱，就在离自己最近的银行存上，这样，这笔钱才真正归我。

打开名片夹，我竟然从事过七种职业，记者、编辑、业务代表、文案策划、品牌经理、区域经理、市场总监，跨了五个行业，新闻、地产、化妆品、家电、珠宝，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会进入这些行业，更不知道我还会去干些什么。

五年，我倦于梳理过往的人和事，这些纷繁的名片让我看到，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没有定位，没有规划，做人、写文章都是如此。

它们散乱在那里，就像我散乱的流浪生涯，为什么我还保留着它们？

我一张一张地看下去，就像是一寸一寸地摸着过往的那些时光和生命，我摸到了广州、东莞、深圳、中山、佛山。

。
。
。
。
。
。

那些城区、街道、写字楼、超市，还有公交线路图；我还摸到一个春天的午后、一个下着雨的清晨，还有那些悲伤的、孤独的、有施暴欲望的不安的心情，包括一场突然中断的性事，混和着汗味、精液味和莫名焦躁的情绪。

我还摸到了一些人，摸到他们的面孔，他们的表情，他们的故事，还有那些短暂的友谊和无法澄清的误会和怨恨。

我这才发现，原来我记不起一样快乐的事，是没有呢，还是我记性不好？

那么多啊，我一宗一宗地摸过，它们荒凉，庞杂，却有一股旺盛的颓丧味道，陈旧的气息，却鲜活簇新。

最后我摸到了自己，我颤了一下，似乎是摸到了灵魂。

它是瘦的，几根扎手的骨头，我还摸到了脏器，它们都是小小的。

原来我就是拿这样的身子骨走南闯北的。

如果不对命运妥协，我就得一次次地离开，我的下落不明的生活将永远继续。

<<下落不明的生活>>

这样的下落不明散发着一种落魄的气味。

荒凉、单薄却有一种理直气壮的干净气质。

信用卡里的钱干净，爱情干净，经历干净。

这弯弯曲曲的地址：广州天河棠下西边大街西五巷之三靠北四楼，没有人能抵达我，我隐在治安不好的深处，被抢三次，被偷两次。

印象最深的那次是一个人晚上回家，走在弄堂深处，一辆摩托车突然从身边疾驰而过，坐在后面的那个人拽走了我的皮包，我被拽倒在地上，被车拖了几米远，手肘铲得都是血。

钱没了，手机没了，身份证没了，一种强烈地悲伤笼罩着我，就像笼罩着我的命运。

我的爱人在灯光下细致地给我擦洗，他忍不住悲伤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是的，那一刻我们的命运要连在一起，要变成一个人。

他紧紧地贴着我，凶狠地，痛苦地进入我的身体，在黑夜里，我们狠狠地连在一起，沉下去，沉到更深的夜里，直奔死亡。

南方没有四季 这城市几个月没下雨了。

才阴冷了几天，气温就迅速上升到五月才有的晚春水平。

干燥，一个静止的动词，皮肤在笑，阳光跟窗玻璃相撞的裂响。

而我更倾向于将它与某些人的相处作为类比，有点硬，缺乏诗意。

水的消失让我看到了速度，这样的速度露出贪婪的本质。

而干燥继续，有点硬，缺乏诗意也在继续。

在南方，我对气候更加敏感，漫长的湿热的夏季，我的腋下开始长出一片片无痛无痒的癣，它潮红，散发出一种古怪的气味，这种气味确立了我的识别系统。

这癣，我毫无保留地传染给我相爱的男人。

湿热、湿冷还有干燥，这三个关键词基本上描述出了南方的气候，冷暖、刮风下雨、阳光或者阴云密布，我的每一寸皮肤，每一个毛孔，它们都有隐蔽的、蓓蕾般的回应。

类似于时间，一秒和另一秒之间的缝隙，那空洞的痛。

在南方，气候时常成为一个人去和留的理由，我理解为这是一个人的浮躁和脆弱。

长期以来，热爱着这样的湿热、湿冷和干燥的人，他更热爱着南方独特的生存、搏击氛围，或者说，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

我是在一个秋天来到南方的。

当火车开进南方的地域，成片的香蕉园和密密的甘蔗林进入了视野，这典型的热带作物传递给我一种热烈的信息，它流遍全身，类似于一种光圈，它垂向我内心华彩的拱顶，它应和着我在大脑中搜索出多年前的那点地理知识，我想像到了充沛的雨水，芒果和荔枝的香气，四季都有开不败的鲜花，黑皮肤的、个头瘦小、窄额高颧的男人和女人，这多产的、温润而丰厚的地域。

这样的想像充满一种很朴素的农业味。

然而，我的无知很快就被证实了，当我走在广州的天河北，走进了中信广场，并成为那座大厦的一个工作者，那被遗忘的、可笑的地理想像，与现实理想甚至都来不及发生冲突，我就很快地适应了这南方的脉搏，呼吸以及它的节奏。

那九月的燥热，被我初来南方的那种所谓的豪情和壮志所冲淡，比较顺利地拥有了一个曾经梦想的发挥空间，我几乎没有经历过许多人的那种水土不服的阶段。

脸不但没有长痘，反而有一种奇妙的、很好看的红晕。

一种被划开的光映照在我身上，我就像是沐浴在春天里。

能吃、能睡，容光焕发且性欲旺盛。

漫长的湿热从四月一直延伸到九月。

当生活和工作相对固定，当初来的激情也日趋平静，这样的湿热和已经惯性化的生活，让我的体内产生一种毒。

我的腋下开始长出一大片的癣，头发也开始有了令人讨厌的头屑。

午餐在公司吃，那些没有营养的盒饭在无奈中进入了身体，在愤愤的情绪中也许它报复成一种火气。

茶是铁观音，那厚重的苦涩，我得靠它提神保持高度灵活的创作状态。

<<下落不明的生活>>

通常，从上午九点到公司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犯困，它将折磨我一整天。

空调的冷气总是很足，总监和老板的表情干燥。

为了提案在竞标中夺标，无数的创意都被否定重头来过，没完没了的会议，反复地对照、类比、推翻再还原。

广州的广告公司，加班是家常便饭，当耐性一旦被养成，我多了份无法戒掉的痞气。

这样的痞，跟腋下的顽癣、层层头屑几乎同出一辙。

在广州，几乎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都会塞满着人。

夜幕中，路灯下的站牌站满了等车的人。

一天的劳累和疲惫都摊晾在那里，空气里是发酸的人的浊气。

天空被一种无形的东西压得很低，沉闷，像被关在致密的铁皮笼里。

挤上车，强烈的意念是赶快回到出租屋里。

等下得车来，我的鼻尖总会有细密的汗珠，用纸巾去擦，舌头一舔，很咸很咸。

灯光下，我注视着那片潮红的癣，艳若桃花呀，头是天天洗，依然是痒得快发疯了，脱掉袜子，立即就闻到了淡淡的，酸酸的臭味。

冲了凉，打开风扇吹头发，不敢摊开凉席在地上，我不止一次地看见有蜈蚣出入我的地板，只要它们一出现，夜间就会在我的梦中下起大雨，惯于城市的嘈杂，连炸雷我都没有听见。

重重的潮气让人无精打采，晾在阳台的衣服几天都干不了，被子有种具有亲和力的霉味，而人，则一味地犯困。

通常，在晴朗无风的夜里，那无法驱逐的热将我围住。

睡眠，我盗汗、颧红，白带异常。

早晨起来开口说话，声音嘶哑，喝半杯清水，再咳几声方能恢复。

漫无边际的湿热像头巨兽，我的状态一直半梦半醒。

任何不耐烦，诅咒都没有用，我喝着一种南方独有的凉茶，用来消除眼膜的血丝。

那不是茶，而是一种由二十四味中药熬成的苦汁，他们常年喝这种苦汁，用来抵御种种湿毒。

一个诗人朋友告诉我，他将离开南方，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可怕的湿热气候，漫长的半年，他无法工作，他在酒精和睡眠中消磨着自己，那样的消磨是危险的，是一种颓废的堕落。

我不认为他是浮躁的，但应该是脆弱的，这种脆弱当然不是指屈服于这气候，而是南方这综合的大背景，这种场，对一个诗人的伤害。

而湿热，如此应和着他内心的伤感和颓废。

我不知道，那种难以下口的苦汁和浓酽的铁观音，还有那没完没了的性欲，它们到底医治的是什

么？它们撑着我，一个活着的人的状态。

湿热与湿冷之间，它们隔着干燥。

应该说，只要天晴，南方的冬天是不冷的。

湿冷，当然是冬日里下了雨，或者是一种过重的潮气入侵。

在东莞，我曾一个人渡过了这样一个冬天。

那时，我在东莞做一份地产的报纸，在那里，我一个熟人也没有，地产媒体的市场状况也是一无所知。

对于这份工作，我心里没底，在一种未知的虚妄中，在一种绝对陌生的环境中，除了孤独，我还多了一份不安和一种隐约的恐慌。

因为它关系到我来年开春时的工作状况。

下雨了，气温一下子降下来，湿冷，是一种孤单，冰冷的骨头紧贴着肉。

是一个人从外面回来，屋里的那种阴暗的冷清和死寂。

是坏了的水管，它不断地滴水，点点滴滴在无眠的夜里。

我还没有御寒的冬衣。

一个人走在莞城东路去女人街，行走，滞重而迟缓，我分明地感到，有了我的行走，莞城东路变得多么凄凉！

<<下落不明的生活>>

雨水淋湿了我的头发和牛仔裤的裤脚，头发冰凉地贴在我的额头上，雨水流向我的脸，再流向我的脖子，一直到心里都是冰凉冰凉的。

我居然买了件火红的呢上衣，和一条绣了鲜艳的花的宽脚棉裤。

在那个湿冷的冬天里，这一套有着大胆颜色的冬装贴着心的伴随着我，它照亮了那一段生活的底色，那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的温暖的需要，而是，它让我有了一种踏实和底气。

那个冬天很快就过去了。

而辗转到深圳的今天，在冬天的艳阳里，我的头发被照得发出噼噼啪啪地响。

去拜访客户归来，怀揣着签了单的合同，心里盘算着，这个月不挣钱了，我宁愿无所事事，堕落成一個舞文弄墨的人。

就像那些快速消失的水一样，在这个干燥的冬日，让所有贪婪的人都称心如意吧，让我的皮肤，我的肉身，我的魂灵进入一种真正的滋润状态，我得解脱出来。

<<下落不明的生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